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九

第九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齊 齊 垣
策 策 記
記 記 記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宜在掎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丁氏所臧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臧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闥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尙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劾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豈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
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
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
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槁隱以沒蓋吾宗矚然
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
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
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
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峯陽之獄短其僞
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
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
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
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
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雒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
書闕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
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
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
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
知人論世與顓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
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
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噬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曰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
幸也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
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 上必
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 上爲老大人旋
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 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
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
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萬曆

己未韓城人孔輔貞運萬曆己未句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

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

改謚

文毅相善卽後殉國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

選子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烈日中爲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應遜若居先予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

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淳崇禎戊辰程鄉人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萬曆丙辰饒陽人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

且怒大開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淳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涂公必泓崇禎辛未南昌人予叔

嗣京崇禎戊辰興化人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

崇禎戊辰洛陽人

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宄有揆席豈養濟院爲彼伴食素餼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爲重征猶海剛峯

名瑞諡忠介瓊山舉人

疏內呼嘉靖

爲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

萬歷戊戌建德人

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嗟

田家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爲楊翰林士聰

崇禎辛未濟甯人

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爲士聰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進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寃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旣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厯厯有詞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爲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招災莫此爲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爲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